

# 双面女间谍

A VERY DANGEROUS WOMAN:

## 的爱情

The Lives, Loves and Lies of Russia's Most Seductive Spy

## 与谎言

(英)黛博拉·麦克唐纳 (Deborah McDonald) 著  
(英)杰里米·德龙菲尔德 (Jeremy Dronfield)

覃学岚 张倚书 冯德宁 译



来自**军情五处**  
**从未解密**的档案、  
当事人从未公开的日记。

根据真人真事真实  
经历撰写

每时每刻刀口舔血的  
**双面女间谍**，  
到底是什么样的  
一种存在？

纵使高智商和高情商的人都无法驾驭的悲情故事，  
揭秘神秘女间谍穆拉“五段折叠人生”，窥视另一宇宙人生。

沈阳出版发行集团  
沈阳出版社

# 双面女间谍 的爱情与谎言

(英)黛博拉·麦克唐纳 (Deborah McDonald) 著  
(英)杰里米·德龙菲尔德 (Jeremy Dronfield)

覃学岚 张倚书 冯德宁 译



沈阳出版发行集团  
① 沈阳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双面女间谍的爱情与谎言 / (英) 黛博拉·麦克唐纳, (英) 杰里米·德龙菲尔德著; 覃学岚, 张倚书, 冯德宁译. —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18.12

ISBN 978-7-5441-9773-1

I. ①双… II. ①黛… ②杰… ③覃… ④张… ⑤冯…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24291号

A VERY DANGEROUS WOMAN: THE LIVES, LOVES AND LIES OF RUSSIA'S MOST SEDUCTIVE SPY By DEBORAH McDONALD; JEREMY DRONFIELD

Copyright:©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NDREW LOWNIE LITERARY AGENT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8 Shenya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登记号: 06-2018-388

出版发行: 沈阳出版发行集团|沈阳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南瀚林路10号 邮编: 110011)

网 址: <http://www.sycbs.com>

印 刷: 天津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印 张: 17

字 数: 362千字

出版时间: 2019年3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马 驰

封面设计: 末末美书

版式设计: 文 艺

责任校对: 王玉位

责任监印: 杨 旭



书 号: ISBN 978-7-5441-9773-1

定 价: 56.00元

联系电话: 024-24112447

E-mail: [sy24112447@163.com](mailto:sy24112447@163.com)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 序

认识穆拉·布德贝格的人，都觉得她是一个谜。就连她最近的朋友和儿女对她也从来琢磨不透。

20世纪50年代的伦敦不乏了不得的人物，但像布德贝格男爵夫人那样有着迷人的魅力、浑身散发出危险与神秘气息的男人或女人却寥寥无几。她在自己位于肯辛顿的那间昏暗且有点寒酸的公寓里举办晚会，成功地吸引了文学界与政界中的奇花异草。格雷厄姆·格林、劳伦斯·奥利弗、汤姆·德赖伯格、盖伊·伯吉斯、伯特兰·罗素、哈密什·汉密尔顿、戴维·里恩、爱·摩·福斯特、戴安娜·库珀夫人、伊妮德·巴格诺尔德、彼得·乌斯季诺夫，皆先后到穆拉的沙龙来喝过杜松子酒和伏特加，为她心醉神迷过。

表面上，穆拉维持生计是靠着翻译书和剧本，做亚历山大·柯尔达的剧本顾问兼编辑，外加偶尔略施美人计哄得她那些有钱朋友为她慷慨解囊。穆拉名气很大，因为她曾经是马克西姆·高尔基和赫伯特·乔治·威尔斯两人的情妇，这两人对她都是如痴如醉，而且她还是很多其他人的情人。从体型上讲，她不是一个迷人的俏佳人了，年老体胖，皱纹深布，鼻子很大，小时候还被很厉害地磕破过，因为嗜食、嗜酒、嗜烟，从头到脚一无是处。布德贝格男爵夫人已是残枝败叶——一个曾经貌美如花、袅娜轻盈、魅力无双的美人，徒剩一个空壳了。



即便凋败如此，可她的魅力却依然耀眼，让人不得不拜倒。多次求婚都被她婉拒的赫伯特·乔治·威尔斯，曾这样评价她：“我很少见到她跟别的女人同处一室而不明显是最靓丽也最有趣的风景——不只是在我眼里，在其他很多人眼里也是如此。”

关于她一直有各种各样的谣言。她曾经是一名间谍、叛徒、双面甚或是三面间谍，效力于军情六处、军情五处和克格勃……谁也不敢断言，但每个人在这个问题上又都有自己的观点。她只认识每一个有点来头的人，而且也喜欢透出她知道他们所有底细的意思。凡是进入这位男爵夫人所编织的杂乱无章的社交网络的人，都会得到老一点的熟人的警告，让他们谨慎行事，管好自己的嘴巴——穆拉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而且还有各种有势力、很危险的关系网。可是一旦陷入她的熊抱并屈服于她的魅力，几乎没有人能够抵抗住她的诱惑。

布德贝格男爵夫人——或者说她立世的这个名号——是一个由半传说和半谎言构成的人物。其中有一些（并不一定就是最恭维的那些）是她自己编出来的，是将别人的生活经历移花接木，给穆拉·布德贝格的活神话添油加醋的产物。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给德国人做过间谍；既曾当过给英国人和俄罗斯人卖命的间谍，也曾当过出卖英国人和俄罗斯人的间谍；还在革命时期以特工的身份为布尔什维克秘密警察工作过；曾做过阴谋谋害列宁的英国特工的情妇；曾是斯大林信任的特工；此外她甚至有可能杀过人。

只要神话中有一星半点的事实，谁都不屑于去搞清哪些可能是确有其事，或者把这些事实与谎言区分开来。每一个认识这位

男爵夫人的人——家人、朋友、熟人或敌人——都喜欢想象自己掌握了她惹人关注的东西，或者说知道有关她的秘而不宣的事实。事实上，这些人中知道一鳞半爪的也没几个。

他们最想知道的是她最早的一些奇遇的真相——她与革命时期驻俄罗斯的英国外交官兼秘密特工罗伯特·布鲁斯·洛克哈特的风流韵事，以及她在洛克哈特企图搞垮布尔什维克政府的阴谋中介入了多少。

她所有的朋友几乎都希望她写回忆录。作家兼和平运动活动家彼得·里奇-考尔德曾“对她怀有深厚的爱慕之情，而且我一直觉得她的故事可以写成一本精彩绝伦的书”。有此看法的不止他一人。出版商阿尔弗雷德·亚·诺甫和哈密什·汉密尔顿曾试图安排她出一本自传，尽管她领取并花掉了预付稿酬，可一个字也未写。几十年前她曾动笔写过一本回忆录，但谁也没见过这本回忆录，1974年她去世前不久，这本回忆录就连同她的大多数其他文件一块儿付之一炬了。

她去世之后，曾有好几人想写一本传记，但多因缺乏材料来源无果而终。

1979年，这位男爵夫人入土5年之后，传记作家安德鲁·博伊尔曾打算为她作传。他的《叛国之风》使安东尼·布伦特的苏联间谍身份得以曝光，这本书曾高居畅销书排行榜榜首，博伊尔后来将注意力转移到了这个几十年前，说来也巧，曾试图向军情五处透露布伦特身份的女人身上。他发现她身上的秘密比剑桥间谍中的任何一个都要深得多，而且几乎受到了她的亲密朋友圈的严密保护。博伊尔与穆拉朋友圈成员之间的往来信件表明，她的家



人刚意识到他要干什么，罩在她身上的那层幕布就已在被快速揭开了。

博伊尔甚至草拟出了一份写作大纲，在这个大纲中他写道，“必须假装心甘情愿地对这些”有关她早年生活的“资料难辨真假的性质做出解释”。不过这部传记一直没有付诸笔端——这位把最后一位剑桥间谍的秘密吃得透透的作家对于能否把穆拉·布德贝格写活还是没有十足的把握。

安德鲁·博伊尔败下阵来的地方，有一个传记作家成功地顶了上去。尼娜·别尔贝洛娃是一名俄罗斯小说家，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1921年左右至1933年，在她流亡的早年期间，她就认识了穆拉。除此之外，穆拉的生活对于别尔贝洛娃几乎就像对其他任何人一样神秘。作为一个兴致勃勃的小说家，她并未知难而退，资料匮乏时，她就会毫不迟疑地虚构，而且虚构的不只是装饰性的细节，甚至还有至关重要的事实。

自那之后，更多的资料曝光了。除了写给高尔基、威尔斯和洛克哈特的大量信件的存档文件外，最近军情五处保存的她1920年到1951年的档案也公布了。加上安德鲁·博伊尔所发现的事实，结合对“洛克哈特阴谋”历史背景的最新研究成果，将她一生的整个故事串联起来，揭开一些令人意想不到且很让人瞠目的事实已经成为可能。

穆拉一生中做了些什么，传说中她做了些什么，她自己又承认做了些什么，这些很难区分清楚。有时候根本就无法加以区分。人们会情不自禁地以一种冷嘲热讽的眼光来看待穆拉的不实之词，认为她不是自我吹嘘，就是对事实与虚构根本浑然不分。

不过她真正在做的事情是在为她自己创造一种艺术真实。她一辈子都在做这件事情，但只是在她与高尔基如胶似漆的过程中，在她深入了解了一个文学创作者的内心世界时，她本人才开始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她曾试图对高尔基把生活经历变成虚构故事的过程中所做的事情加以概括，说“艺术真实比经验烙印——干巴巴的事实真相，更令人信服”。

那是对她生活和动机的扼要概括。她不是一个收集狂——她没有因为别人的经历有亮点就加以窃取，也没有为了显得更妙趣横生就美化自己的经历。高尔基把人们的生活加以提炼，创作出了文学艺术，穆拉则试图通过这样的提炼，为她自己创造出一种艺术的“真实”生活，甚至给人一种她正过着这样的生活的感觉。

而且她的窃取与虚构并非是大规模的——而只是这儿一点点那儿一点点。她的生活，也真是巧了，有一种通常在小说中才能发现的戏剧性结构。她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且在她当时的书信与言谈中，在她后来的回忆中，她都确保了在极为恰当的关键时刻用词正确，态度恰到好处。无论是在昏暗的夜间火车站的一次勇敢的道别，一句至死不渝的爱情誓言，还是在山崖上的一篇庄严的诀别词，她都能充分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虽然充满了戏剧刻意雕琢的痕迹，却丝毫没有让它显得不够真实，不论是对她还是对她生活的大戏里演戏的人来说都是如此。

\* \* \*

本传记的创作吸收他人心血与贡献良多，不胜枚举，难免挂一漏万。要不是已故的安德鲁·博伊尔趁穆拉的朋友健在时从他





们那儿收集了各种各样的故事，本书的创作将是不可能的事情。同样，要是没有穆拉的女儿塔尼娅的回忆录《爱沙尼亚的童年时光》，本书也是无法完成的。

此外，在本书创作过程中帮助过我们，值得我们感谢的人还有：

提供了与穆拉生平相关的文献与信函副本的下列档案管理员：德克萨斯大学哈利兰·瑟姆中心的阿卡迪亚·法尔科内；印第安纳大学利利图书馆<sup>①</sup>的戴维·K·弗雷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sup>②</sup>档案馆的肖恩·麦金泰尔和尼古拉斯·谢克尔斯基；伊利诺伊大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的丹尼斯·J·西尔斯以及英国议会上议院档案馆的全体工作人员。

雅内达庄园主管恩诺·马斯特，雅内达博物馆馆长格奥尔基·萨里堪诺曾友善地拿出一个小时的时间带领黛博拉参观了穆拉在爱沙尼亚的旧居。旧居现已改成穆拉与本肯多夫家族博物馆。

承蒙下列诸位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在专业知识上的不吝赐教，在信息方面的慷慨分享：安德烈娅·林恩不仅鼎力相助，还分享了有关穆拉生平及其与威尔斯关系方面的信息；约翰·帕克特翻译了雅科夫·彼得斯关于洛克哈特案的报告，可谓是无价之

---

① 英文名为 the Lilly Library，位于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主校区（又译布卢明顿分校），是一家大型的收藏珍本与手稿的图书馆，因医药大王约西亚·利利（Josiah K. Lilly）捐赠了自己的藏书与手稿而命名。——译注

② 英文名为 The Hoover Institution，全称为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美国著名的公共政策智囊机构，由赫伯特·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美国第31任总统）于1919年创建。——译注

宝；芝加哥大学达特茅斯学院<sup>①</sup>的巴里·P·谢尔教授提供了俄罗斯各档案馆保存的高尔基与布德贝格通信的注释以及有关二人关系的情况；卡洛琳·施密茨翻译了保罗·舍弗尔<sup>②</sup>与穆拉之间的德文通信；米兰达·卡特和奈杰尔·韦斯特提供了一些信息与建议。

衷心感谢穆拉·布德贝格的下列朋友与熟人，他们在与黛博拉的交谈中畅谈了自己对她的记忆与看法：威登菲尔德勋爵、迈克尔·柯尔达、娜塔莉·布鲁克（娘家姓本肯多夫），还有杰米·布鲁斯·洛克哈特，他还许可我们使用了罗伯特·布鲁斯·洛克哈特档案文件中的信件。

最后，还要最深切地感谢我们的经纪人安德鲁·劳尼首先看中了这个故事的潜质，并撮合我们合写本书；菲奥纳·斯雷特、罗莎琳德·波特以及天下一家（Oneworld）出版社看好本书并让它得以付梓出版的每一位。

黛博拉·麦克唐纳  
杰里米·德龙菲尔德  
2014年7月

<sup>①</sup> 原文有误，达特茅斯学院并不隶属于芝加哥大学。——译注

<sup>②</sup> 保罗·舍弗尔（Paul Scheffer, 1883—1963）：记者，编辑，曾任《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主编（1934—1936）。——译注

## 楔子

# 伦敦, 1970

穆拉·布德贝格男爵夫人虽然年事已高，又有关节炎，但她还是尽可能不声不响而又不失优雅地款步进入了肯辛顿的俄罗斯东正教教堂。穿过两根红色的大理石柱子时，她的脚步声让唱诗班的唱诗声给盖住了，她在基督像前停住，点了一根蜡烛，祈求基督宽恕自己的罪恶。

说到她的罪恶，可谓罄竹难书，一辈子也宽恕不完。什么样的罪，从最歹毒的到最淫荡的，她都犯过。

穆拉已经七十七八了，可是她那斯拉夫人的颧骨和猫一样的眼睛却依然隐隐透着年轻时迷倒过无数男人的魅力。很多贵族和外交官、秘密特工和知识分子、首相和王子，都曾乖乖地任由她摆布。不过，在她所有的罪恶当中，唯一让她真正痛苦的一样罪恶就是它根本就不是罪恶——堕入爱河之罪。她全心全意真心爱过的一个男人，她没有将他拴住，而让他给溜走了。如今，距他们年轻时那场



激情——在革命的火花中所引燃的一场狂热而又危险的恋情——数十年之后的今天，她来到了这里，来到了这座流亡者的教堂，哀悼他的故去。

穆拉一辈子都在无情地撒谎：保命才是最要紧的，为此可以在所不惜。她干过用自己的美色和强大的头脑把男人玩弄于股掌之中的事情，当过间谍，叛变过，也遭过罪。她可以放心地说自己的一辈子过得多姿多彩，尽管没能与自己心爱的人共享。

唱诗班唱完了他们那支令人难以忘怀的俄罗斯曲子，空气中香气弥漫。圣像上闪光的金叶和精美的壁画，祭坛上方洁白的拱顶和镀金的穹顶都与穆拉本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的裙子和她的心情一样，黑沉沉的不说，还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她觉出了自己应该喝几口杜松子酒，抽根雪茄给自己提提神后再来这儿的。除了司铎和唱诗班之外，她是仅有的一个人：这是她自个儿私人的纪念仪式。她到这里来的目的是感谢基督，感谢基督赐予了集特工、作家和冒险家于一身，同时还是她失去的情人的罗伯特·布鲁斯·洛克哈特生命。现在他死了，穆拉终于可以独占他了。

要是当初他——她亲爱的洛基，她的宝贝儿——没有背叛和抛弃她，生活也许是多么不同啊！他们可能一辈子在一起，也就不会有此时此刻她悼念他时所产生的那种痛苦不堪的绝望了。她想起了他们被契卡<sup>①</sup>抓住的那天夜里；雷鸣般的敲门声，押往卢比扬卡途中的提心吊胆。他，身为主谋，密谋行刺的刺客，知道难逃一死。他

① 英文为 Cheka，俄文的缩写音译，全称为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简称全俄肃反委员会，克格勃(KGB)的前身。

独自待在自己的监室里，过一小时算一小时，等着他们来收拾他。只有穆拉一人知道他被饶了一命的全部真相——她做出了下贱的牺牲，换回了他一条命。

她还记起了自己在洛克哈特面前的时光——现在看来是那么的快活而又放松自如，不过是革命前的一个序幕；那时的每一个夏天都是一种懒洋洋的田园生活，每一个冬天都是白雪皑皑的仙境……

# 目录

序 .....001

楔子 .....001

## 第一部 藐视一切习俗 1916—1918

**1** 革命前夕 .....002

**2** 立场选择 .....020

**3** 红色冬天 .....046

**4** 不列颠代表 .....057

**5** “想当初我们多像两个懵懵懂懂的孩子呀” .....075

**6** 激情与阴谋 .....095

**7** 老对头，怪盟友 .....119

**8** 战争一触即发 .....140

**9** 穿越边境 .....156

## 第二部 爱情与生存 1918—1919

**10** 洛克哈特阴谋 .....174

**11** 夜里响起敲门声 .....198

**12** 舍身献祭 .....216

**13** 一切……都结束了 .....243

**14** 使出浑身解数 .....258



### 第三部 流放 1919—1924

- 15** “现在我们都是铁” ..... 280
- 16** 布德贝格男爵夫人 ..... 306
- 17** 别让美事变憾事 ..... 328

### 第四部 英国 1924—1946

- 18** 爱与怒 ..... 342
- 19** 才不是这样的傻瓜呢 ..... 369
- 20** 骗子和撒谎精 ..... 395
- 21** 高尔基的离奇死亡 ..... 411
- 22** 一个非常危险的女人 ..... 428
- 23** “为俄国人秘密工作” ..... 441

### 第五部 穆拉的沙龙 1946—1974

- 24** 电影巨头 ..... 464
- 25** 一个俄国爱国者 ..... 481
- 26** .....一切都结束了 ..... 499

关于年代与地名的说明 ..... 523

## 藐视一切习俗 1916—1918



她是俄罗斯人中的俄罗斯人，有一股对生活中一切鸡毛蒜皮的小事都不屑于理会的傲气，一种能战胜一切懦弱的勇气……有一种比其他任何联系都要牢固，比生命本身还要强悍的东西进入了我的生活。从那之后她再也没有离开过……直到被布尔什维克的武装力量将我们分开。

罗伯特·布鲁斯·洛克哈特：  
《一名不列颠代表的回忆录》，1932年





# 1 革命前夕

## 1916年12月

爱沙尼亚雁得尔；圣诞前的一周

一架雪橇沿着雁得尔庄园箭一样直的车道疾驰，铃儿叮当作响，马蹄踏在厚厚的积雪上，听不见多大声音。雪橇在道旁光秃秃的山毛榉树枝投下的阴影中穿梭，从冰封的湖边驶过，穿越大片晶莹剔透的绿地，直奔宅子而去。

坐在雪橇上，裹着毛皮衣服的是两个女人，身边贴着三个小孩子，就像易碎的包裹。年纪轻一点的女人目不转睛地盯着冰天雪地的世界，猫一样的眼睛里透出一丝宁静的自鸣得意。另一个女人，半老徐娘，风韵犹存，注意力一直放在孩子身上，生怕他们从飞驰的无遮无挡的雪橇上摔了出去。这段从乡间火车站出发的行程不长，而且路也很直，可玛格丽特·威尔森不是一个拿自己负责的孩子瞎冒险的女人。坐在她旁边的孩子们的母亲则是另一回事情。穆拉夫人爱自己的孩子，但却乐于把看护孩子的担子扔给他们的保姆。加上一身是胆，差不多到了天不怕地不怕的地步，所以她脑子里根本没有危险这根弦。生活还得给她补补课，让她懂得自我保护与生存之道。她可怜的父亲就从来都没学会过这些，把高大的原则摆在自